

苑曾举 ///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平 台

苑曾举 ///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平 台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平台 / 苑曾举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09. 11
ISBN 978 - 7 - 5329 - 3110 - 1

I. 平… II. 苑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87833 号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集团网址 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印 刷 潍坊彩源国标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
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 / 160 × 230 毫米 32 开
印张 / 13.75 插页 / 1 千字 / 391
定 价 28.00 元

胶东半岛像一头雄步蓝色沙漠的骆驼，仰头向东，凝视太平洋。站在它的“鼻尖”上放眼远眺，可见海面上漂浮着一条细线，线左为渤海，水色略黄，线右为黄海，水色蔚蓝；不知为何，蓝色海域反而被称为黄海。有一个名叫四鱼汊的小渔村，像一枚会不时发出叮当声响的金色驼铃，挂在它的颈下。这“汊”字本是指较大的山沟、洼地，这个村在海边上，却称汊，可能是与它身后远处的高山相比，它在低处。村名到底有着啥样来龙去脉，年代久远，没人再去追根溯源。说它小，是因这里只有三十一户人家，前后两条街，数多少遍也是只有三十个街门——有叔侄两家各住各院却共走一个大门，是依上辈老人遗愿，意在保住祖脉。渔民们形容其村之小，只用两句话：“前街放屁后街臭，村东炒菜村西香。”哪个门里的媳妇十月初生孩子，谁家圈里的母猪八月底下小仔，全村人都一清二楚。胶东地区民风向来淳朴，小村子独踞海边，离县城近百里，中间还隔着一列秃头山脉，邻村有逢七的集，可获得生活物品，村民远行的需要不多，生活重心在面前不在背后，平日与外界的交往相对淡些，外面的政治风云变幻、生活时尚流行。与这里似乎无关，倒造就一副静如止水的生活情景。村民大都倚海为生，一条舢板一张网，天作被，海当床。海上捕捞虽也有个大年小年，但只要勤快，足可维生，加上还靠着一片山与海之间的小平原，粮、菜总缺不着。渔民出海，战风斗浪是常事，出去回不来的灾难也难免发生，家家户户自古就有生活上从不抠门的习性。内陆人常羨渔民好吃好喝，生活富裕，其实另有一番说不出的苦情，在日复一日看似平淡的生活中，也

和内陆千千万万村落一样，代代演绎着无数五味杂陈扯肝拉肺激荡人心的故事。

这年夏末，四鱼乔的彩石滩上来了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，他中等略高的个头，微胖壮实的身躯，脸面微黑，双目有神，身着一件白色无领“老头衫”，一条灰咔叽布齐膝短裤，头戴一顶大边草帽，正头顶烈日，蹲在这一片长有二里的石子滩上，心无旁骛地挑拣石子。这里的石子大小不等，形状各异，五颜六色，光滑圆润，更奇的是许多石子上的花纹，常组成令人拍案叫绝的画面，每当退潮时，石子滩披着一袭水衣，露出绚丽耀目的艳容，任谁看到都会叹为观止，更不用说那些爱石人。只见他不时举起一块石子翻来覆去端详，然后或遗弃，或收进身边的军用帆布挎包，从那几已装满的挎包可知，他在这里时间已经不短。空阔的海滩上只此一个身影做这“傻事”，在当地实属罕见。

一个十几岁的女孩，脚踏石子，吃力地跑着来到这人身边。

“哥，姨叫你家去吃饭。”

“噢。”这人抹一把汗，抬头看看日头，再扭头看女孩，愣住了。

“你是谁家孩子？”他在头脑中搜寻着村中的一家一户。

“我叫张秀芬，俺家和姨家只隔一堵墙。头几年你来，我见过你，你不记得我了？”

他再端详女孩，瓜子脸，凤眼直鼻，唇不抹自红，齿细密齐整，短发光亮齐耳，身材修长匀称，着一件月白色的确良无袖上衣，一条淡蓝过膝短裤，赤脚穿一双圆口卡带绿色胶鞋，动作轻盈，话音甜脆，已初现青春少女纤纤风韵。

“女大十八变，真认不出了。”他说了句逃避尴尬的应付话，站起来活动一下双腿。

秀芬好奇地翻捡着挎包里的石子。

“哥，要这多石头蛋子做啥？是拿出去卖？”

“傻丫头，不是卖，是自己耍。”

“我不是丫头！书上说，伺候财主的女子才叫丫头，俺们这地儿叫小嫚儿。我也不傻……我看你倒有些傻，头天刚来，一大早就蹲在日头

底下拾这些石头蛋子，死沉死沉，你走路能背得动？”秀芬话多，说个没完。

“这事你就不懂了，这是艺术爱好。你看这块……”他从短裤口袋里掏出一块巴掌大的彩石给女孩看，“这是两棵椰子树，像不像？这块呢，一条河，上面还有个红太阳，这不正是‘东方红’吗？多棒。”

“有啥好，抬头就能望见大日头，何必到石头上找？俺村的人从来不拾这东西。”

“好了，不说了，等你长大了，到城市去就明白了。”

“走吧，姨把饭都做好了，这么长时候不回去，又好说我了。”秀芬说着，站起来去提挎包，不料没提动，身子站不稳，几乎歪倒，他扶了她一把，女孩一阵脸红。

“我来提，你还小，提不动。”

“过了年我就十六了，家里什么活都是我干，你还说我小。你比我也大不了多少。上次你来，我才十岁，跟你说话，你爱答不理的，俺娘叫你去俺家站站，你也不去。俺娘一直念叨这事。这回你可别再那样了。”

“站站”，是进别人家串门的意思。秀芬一路滔滔不绝地说这说那，让听话人插不上嘴，有些当地土话，他也听不懂。

这男青年名叫石军生，九江海洋工程学院船机系三年级学生。半年多来，那个地处庐山脚下的沿江名城处于无序状态，市内不时枪声大作，一个比一个大的扩音喇叭，狂喊着串遍大街小巷。学校早已“停课闹革命”，两派观点对立的学生正打得不可开交。学院虽还没动枪炮，但人数最多的两派各据一楼，都备有大批武斗家什，虎视眈眈，严防死守，高分贝大喇叭架在楼窗外，白天黑夜不停地对骂。在这场特殊战争中，石军生是“早派”“东方红公社”的首领，这“东方红公社”本是最早夺取学校领导权的组织，但“夺权”不久，就因职位分配发生争执，一部分人拉出去成立了个“卫东红卫兵”组织，被称为“午派”，凭借手上的一批学院人事档案，宣称独掌学院领导权。两个“政权”十几天前的一场武斗，致数十人受伤，“东方红公社”终于不敌，大楼被

占领，牌子被砸烂，群众作鸟兽散。石军生回天无力，约了同班“逍遥派”好友胡声，千里迢迢来到这不明“大革命”为何事的世外桃源逍遥一番。

石军生的姨妈是他母亲的亲妹妹。石军生的家乡在距此二百多里的蒙城，山区姑娘远嫁海滨渔村，自然有一份特别的机缘，姑娘思亲情重也在意中，爹娘在时，隔三年两载总要回娘家看看，自己没生育儿女，对这个乳名“乖儿”的小外甥特别亲，她常对姐姐说：“乖儿”——“官儿”，这孩子长大了一定能当大官，这小小年纪就有一脸官相。

外甥来到，当姨的分外高兴，顿顿熬鱼、炸虾、煮蛤、蒸蟹，摆个满桌。饭后总要拉着外甥的手问这问那。外甥是大学生，让姨在街坊邻居面前增添不少风光，得意之情溢于言表。谁知没过两天，姨的兴奋度锐减。石军生远在九江读书，对家里的情形知之甚少，难以回答姨一个接一个的问话，说学校的事，姨又毫无兴趣，说到派战，更使她心惊肉跳；这个年纪的女人，话题离不开家长里短，念旧老话居多，离家多年、刚离“战场”的青年听着，自然是味同嚼蜡，两人常常答非所问，甚至渐渐相对无言。石军生和姨少了共同语言，闲下来，除了去彩石滩拣些石子，在房里和胡声胡吹海聊，就是到同龄人家串门聊天。村子小，邻居和睦，不论哪一家的大门尽可随时推开进去，家家对来访者都持欢迎态度，上次住过五天，交了几个小朋友，他一一拜访，现今都已是二十上下的后生，相见隔外亲热，不难找到同有兴趣的话语。一天，正走在后街上，迎面走来一个女青年，看着装举止不像村里人，石军生主动招呼，这女青年落落大方，自我介绍：张琛，省城机械高专二年级学生，学的是机械制造专业，因学校停课，不愿参加派斗，回家来休闲已有三个多月。听说石军生学的是船舶机械，她喜出望外，邀他到家坐坐。从此，张琛家常见石军生的身影，有时也和胡声一起来。张父读过几年书，关心时局，对外面的生活百态也有兴趣，两个男人指手画脚聊天侃地，有时赶上饭时还会一起喝上两口地瓜干烧酒。胡声家在四川北部临近陕西的山区，首次看到大海，海天一色，变幻无穷，比想象的更加怡神，让他无比亢奋，天天都要在岸边礁石上待上一段时间，任由思

绪天马行空，有时还能谄出几行打油小诗，记下几句抒情小文。

石军生和张琛几乎天天会面。先是离不开机械专业话题，张琛对船舶机械特别着迷，缸套、曲轴的特有构造、传动原理等等，问个没完；后来又围绕生活、人生、世事各抒己见，趋同的理解越积越多，都有相见恨晚之情。不过，毕竟时间短暂，又都在求学时期，两人都没往情感领域迈步，只算是旅途中遇到说得来的朋友。在张琛提议下，他们交换了各自学校的通信地址。

秀芬对石军生的到来兴奋异常，天天往姨家跑，插空就缠住石军生问个没完，她最向往的是外面世界的千姿百态，提出许多千奇百怪的问题，石军生总是有问必答，许多事不得不从基本常识说起，让她听得心动神驰，如饮朝露，如食甘饴，想飞出去的心长上了翅膀，几次想提出跟他到外界看看，终因少女的羞怯本性使她没能启齿。一个从未离开村子超过十华里、不过小学毕业水平的渔家少女，头脑中竟有这么多透着灵性的思考，石军生颇感惊讶，年龄差异和知识水平不等，并未影响交谈的乐趣，反倒使他渐增与知心朋友相处样的快意。他们两人有那么多像是说不完的话，秀芬“哥”、“哥”喊得越来越甜，往他屋里去得越来越勤，姨看在眼里，曾有个奇怪念头一闪而过，但很快就摇头否定，笑自己太过多心。

这天，天刚蒙蒙亮，姨还睡着，石军生和胡声饭也没吃，拿上自己的挎包，匆匆上路，他们要走到离此十五里的镇上乘长途汽车。石军生只带走二十几块彩石，另外那可装满两挎包的石子，头两天已交给秀芬暂时保存。要走，是头天晚上对姨说的，姨苦苦挽留，石军生说，来这里已十几天，看到姨身体健康，生活不差，放心了，学校的事必须回去打理，不能再住。姨流了泪。外甥走得突然，姨能做的只是连夜烙了几个油饼，煮上十几个鸡蛋，煎上几块咸鱼，让他们带在路上吃。

清早，姨起来，见外甥已经离去，心里空落落的，早饭也没做，坐在床沿发愣。不大一会儿，只见短发扎起两个羊角，穿一身月白底淡紫碎花“布拉吉”，提一个紫格布兜的秀芬，喊着“哥”一阵风似的闯进来。

“他俩走了。”姨看了她一眼，有气无力地说。

“说好一块儿去，怎么不等我就先走了？”秀芬急得直跺脚。

“一起往哪里去？你要跟他们走？你娘知道不？”姨睁大了眼睛。

“说好今天去赶集。他们不认路。”

“他们回学校了，没和你说？”

秀芬没说话，转身跑出大门，直向镇上赶去。对她来说，到镇上是第一次，十五里地是长途。她一路像急行军，到达时已是气喘吁吁，汗流满面；待她找到停车点，有人告诉她，到县城的长途车半小时前就过去了，今天再没车了。秀芬两眼发直，一屁股坐到地上，两行泪水夺眶而出。

石军生和胡声没回学校，到县城后分手，换乘汽车各回自己的家。

二

春末，星期一，天空湛蓝，海风撩人。

石军生在造船工地上转了一圈。这是他的习惯，每天只要没有会议之类的活动，总要先转船台、码头，后进办公室。

“石厂长，袁飞同志请你到他的办公室去。”党委办公室秘书岳磊在去二号船坞的路上迎上他。

主管全厂行政工作的第一副厂长进出党委书记的办公室是常事，但石军生今天听说书记要他去，却有异样心情，这几天，他正急切期盼这一刻。改革开放几年来，各种事情来得快，变化多，袁飞要调走，已是尽人皆知的秘密，今天，自己的历史新一页终于要揭开，不禁心里一阵泛热。

袁飞本来就是“京官”，“文革”中住了几年干校，又先后在几个军工厂工作，虽说都是担任领导职务，却明显有降职使用的味道，改革开放，百业待兴，他回北京是早晚的事。倒是离开之后的人事安排，让他颇费斟酌，也引发厂内人们的普遍关切。

“今天约你来，是想吹个风。我已经接到电话，要调回部里工作——现在应当说是调到中国船舶工业公司工作。”聊了几句当前生产状况后，袁飞说到正题。

石军生眉头微皱，目光专注地望着袁飞。

“在这里工作了四五年，有你们大家的得力支持，工作顺心，生活也愉快，一旦要离开，对半岛造船厂总有些留恋。我们这些人，去留自

已说了不算，组织决定叫走就得走，没话说。中船公司虽然是由政府部门转制，机构没大变化，看起来似乎只是大门外换了个牌子，但是，由履行政府职能到实行企业化运作，是体制性大转变，需要人手，要我尽快去北京报到。我打算拿半月左右时间，把这里安排好就走。”

石军生仍然只是专注地听着，不时点点头。

“当前，我们国家工业企业面对一个历史转变时期，特别是船厂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都将要先一步全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，我们已经开始感觉到这种压力：生产任务严重不足，资金周转困难，形势严峻。企业不大刀阔斧地进行内部改革，难以适应新形势。不过，这不是十来天内能解决的，我要安排的主要是领导班子，有个好班子，才能扭转局面，加快企业发展。”袁飞注意着石军生的反应，没发现异常。

“厂长人选，我在电话上向公司推荐了你。”

石军生有些吃惊地睁大眼睛，嘴唇动了动，没说什么。

“这件事将提到党委会讨论，正式向公司报告，我是想争取在我离开前，能拿到对你的任命。”

“书记呢？”话脱口而出，石军生立即感到不妥，忙作补充，“我的意思，是新班子最好能党政分开。”

“我也这么想，咱算是不谋而合。”袁飞笑笑，石军生跟着咧咧嘴。

“书记人选还没考虑成熟，如果来不及，可以由孙振远暂时主持党委工作。今天吹吹风，让你先有个思想准备，对全面工作做些考虑。好在行政工作都在你手上，驾轻就熟，我不担心。当然，班子安排权力在公司，你也要做两手准备。”袁飞像是缓解了不少压力，伸直两腿，脊梁紧紧靠在转椅椅背上，让椅子轻轻转动着。

“你有什么想法？”看到石军生还保持沉默，袁飞问。

石军生尽力调整着心情，让话语表现出真诚、认真。

“我没有想到要由我来挑这副重担，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，我们厂现在面对的是一个空前困难局面，我很怕挑不起这副担子。”停顿一会儿，他接着说，“袁书记，您来我们厂这些年，把我从一个普通技

术员提拔到领导岗位，在您即将离开时，又委以重任，我找不出什么语言能表达我的感激和感动，您对我的器重和栽培，我将永远铭刻在心。我只有勇敢面对困难，按照您的教诲，把这个厂继续推向前进。好在仍然是在您的领导下工作，不敢说背靠大树好乘凉，但一想到上面有您在，就会有无限信心。今后怎么干，我现在还说不好，能不能让我仔细想想再向您汇报？”

“好，三天后，咱们专门谈这问题。”袁飞说完站起来，拿起桌上的一份文件往外走。

石军生站在那里没动，面现犹豫。

“还有事吗？”

“我是想向您反映一下关于论文的事。”

“论文？这件事不是已经解决了吗？”

“在您作了结论后，应当说已经解决，只是胡声一直不服，听说最近他正准备去部里告状，还有一帮人给他撑腰打气，恐怕这事一时平息不下来，我思想压力很大。”

袁飞把文件又放回桌上，皱皱眉头，慢慢坐下，石军生一直盯着他的脸。

“这个胡声，怎么就这么犟！他有没有新的证据？”

“不太清楚。不过，我想不会有什么新东西。”

“技术论文，人家有和他相同的论点，就说是剽窃，而且拿不出什么直接证据，这是不讲道理的。我代表党委对这件事所做的结论，是经过纪委半年多调查才做出的，经得起推敲。你不要受这干扰，这事我到公司后再说。”袁飞又拿起文件，“不过，你要主动去团结胡声，化解他的抵触情绪，不要因这些事影响厂里安定团结的大局。”

石军生点头称是，心里高兴，但依然没感到踏实。

“还有两件事需要请示。”

“说。”

“日本大成株式会社船舶本部代表伊藤菊男先生后天来访，您是不是见一下？”

“为什么来访？有具体内容吗？”

“没提出什么具体内容，他从新加坡来。据计划科得到的消息，大成的一条散货船要改装加长，正向新加坡三巴旺集团询价，不知他是不是为这事而来。”

“日本船，这样的工程一般不出国做，这次是为什么？”

“还说不准。不过，这公司上月来过的人，曾私下对我们接待人员透露，公司上层在内部讲过，要重视中国市场，并且设立了中国部。伊藤来，会不会与此有关，来探探路？这动向，也值得我们关注。我想对他的来访作特别安排。”

“很好。我就不出面了，谈谈再说。还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们厂和北京机航公司合办工贸公司的事……”

“这事要办，原则已定。不久我就要离开，具体事你去办，我就不掺和了。”

袁飞拿着文件先走出办公室。

三

在袁飞吹风谈话两天后的晚上，石军生举办了一次家宴，主题是欢迎北京来的两位客人。受邀陪客者，是他未来就位时将成为领导集团核心的主要人物，如果有人知道那次谈话内容，这次聚会的隐主题显然是为不久将发生的变局预作铺垫。当然，到今天为止，只有他一人有数，这种感觉既新鲜又让他感到满足。两位北京客人是为公而来，完全可以公款招待，但他宁可自掏腰包，也不在招待所举办，唯一原因是不想让老爷子察觉他这铺垫之举，以免节外生枝；而这时借题预作铺垫，却是他反复思考认为必要而恰当的。

为这次活动，石军生两口子从清晨就开始忙活，还从招待所借来圆桌面，请来一位曾做过厨师的朋友掌勺。

最先进门的是从北京来的宋斯复。说他最先，一点不假，他提前半个多小时就来了，带来了一堆北京特产，有稻香村的宫廷点心“小八件”、两只全聚德烤鸭、精装茯苓饼、蜜饯果脯，竟然还有石军生特爱吃的六必居酱姜笋，林林总总一大堆。他这次到金西市来的目的，是和石军生最后商定合资公司开业前的几个具体事项。

提前十几分钟到达的是副厂长成坚夫妇。寒暄后，成坚听人家在谈投资的细节，插不上嘴，就坐在沙发上打量着这间布置雅致的会客室，再走到书橱前看里面摆设的两个日本人偶和几块玲珑剔透的石头；成坚的妻子杨茹琪一进门就钻到厨房帮女主人张琛准备饭菜去了。石军生爱石，是尽人皆知的事，几乎每次出差总要带回几块，自己拣的，别人送

的，也有买的。这里摆的，是当地一处海边产的三块略加雕整的绿石。

几分钟后，伴着清脆的笑声进来的是另一位主客李玫。室内众人目光齐移向房门，来人跨进半步，笑声戛然而止，她惊愕地看着站起来迎接她的成坚，只一刹那，惊愕变成愤怒，狠狠瞪了对方一眼，像是没有看见他伸出的手，一扭身坐在了宋斯复的身边。成坚一时没了主意，尴尬地站了一会儿，只好又坐回自己的位子。成坚来前就知道主要客人之一是李玫，有些思想准备，但没估计到会是以这种场面开始这相隔十六年的第一次会面。想借机解开一个历史疑团的打算，看来是落空了。没容成坚多想，杨茹琪一阵风似的从厨房跑出来，直扑李玫，拉起她的两只手。

“李玫你这东西，怎么才来！可想死我了。”

这次轮到李玫尴尬了，她没想到杨茹琪会在这里以这种方式迎接自己，一时想不起两人在什么时候有着这样亲密的关系。她闻到一股胜利者示威的气味。

“你这人也是，怎么不好好照顾我们这十几年没见面的老战友？”

杨茹琪回过头数落着成坚。成坚没说什么，一时室内气氛近乎凝滞。

石军生神情复杂地微笑着欣赏这一幕，宋斯复则满脸迷惑，瞧瞧这个，瞅瞅那个，憨笑着摇了摇头。

郝安平夫妇和孙振远的到来，将乌云冲散，室内又响起欢声笑语。

开席了，主客九人，围坐在圆桌边有点挤，倒也增多了些亲近感。石军生安排大家配对入座，孙振远没带夫人来，他从来不带她参加这类活动，他常说：我的这盘“菜”端不上桌。他自己选择坐在成、郝中间。

见大家都已入座，主人先说话。

“虽然刚才介绍过了，我还是要再介绍一番，便于我们今后密切配合工作。”石军生说到这里，发觉这话有毛病，赶紧笑笑。

“应当说，今天咱们是朋友聚会，有初见面的新朋友，也有十几二十年前就相识的老朋友，我们这几位在厂里一起工作的，其实也都是

情投意合的好朋友。朋友相聚，当然要一醉方休。”刚要端酒杯，张琛推了他一下。

“你不是要介绍吗？”张琛小声说。

石军生拍一下脑袋：“我这是怎么了，还没喝就晕。”在一阵笑声中，他扶扶坐在身边的宋斯复的肩膀，“这位宋经理，宋斯复，是北京国家机械部直属的机航公司经营部主任，咱们半岛造船厂和机航公司合办的半岛工贸公司挂牌后，他将担任经理。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”

大家都向宋经理点头。

“小弟才疏学浅，以后仰仗各位领导多指教，多关照。”宋经理欠身向大家致意。

李玫低头抿嘴淡淡一笑。石军生转向李玫：

“这位李工，李玫，是国家机械工业部研究所的工程师，才能出众，我想拉她到这合资公司工作，她还没答应。这次她就是来看看这个庙是不是够大，能不能让她施展才华。”

杨茹琪突然插言：“这话不假。当年我们一起在海军的时候，李玫同志就是鹤立鸡群的女技术员，是男军官疯狂追逐的对象。”转头对成坚，“你说是吧？”

成坚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，好像什么也没听见，她撇撇嘴，瞪了他一眼。

石军生继续介绍：

“厂里这几位，老宋可能还不熟，这位是孙书记，孙振远，厂党委副书记，主持厂里的党务工作，他是凭自己的努力自学成才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，我十分敬佩他。这位是成副厂长，成坚，分管设备和后勤，这可是今后合资公司要常打交道的领导。”

“请成厂长今后多加关照。”宋斯复忙说。

“这你不用担心，成厂长是个实在人。你大概还不大清楚，成厂长和他这位医生夫人杨茹琪，和你的李玫曾经在一个部队工作过，是亲密战友，李工如果到公司来，那……”石军生一看李玫的表情，连忙打住，转向郝安平。

“郝安平科长，是我在技术科多年的老伙计，这个厂的技术权威，技术科长的位子小了些，不久的将来他将挑起更重的担子。他的夫人刘娅芳，党委办公室副主任，是我们袁飞书记的得力助手张琛，大家都认识，技术员，我的大家长。”

在一片笑声中，石军生端起酒杯。

“下次再见面，就都是老朋友了。来，来，来，为欢迎北京两位贵客光临，为我们今后愉快合作，干杯。”

略长的开席“仪式”，不久就为频频干杯和热烈交谈所代替，桌上以海鲜为主打的十几道菜，滋润着桌边的人际关系。杨茹琪不断给成坚夹菜、倒酒，也不时有意无意地瞄着李玫，李玫似乎不在意这个方向的动静，专注地参加石军生与宋斯复对租赁合资公司办公房的讨论。成坚精力集中地关注着饭桌对面的讨论。

与北京机航共组合资公司，厂长办公会上讨论过，事前经过袁飞首可，所以很顺利地通过，只是许多细节大家并不清楚。

“宋经理，这个公司的业务，主要是对船厂还是对外？”成坚抓住他们讨论暂停的间隙发问。

“应当是……可能主要是为半岛船厂服务吧。”宋斯复一边拿眼瞟着石军生一边回答着。

“为半岛厂服务，这个方向是肯定的，它的任务，一是为厂里生产经营提供服务，一是为厂里开个新财源。”石军生很快接过头。

“那么，原本由半岛厂职能部门承担的一些业务……这么说吧，比如船用钢材、配件的采购，将来改由工贸公司来承担？”成坚再问。

“当然不会硬性规定，但是既然有了这个公司，适当的业务就应当尽量让它去做。”石军生略显不耐烦。

“公司赢利后怎么处理？”成坚有些穷追不舍。

“按公司章程处理。”石军生语气生硬，端起了酒杯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咱这不是讨论会，来，喝酒。”孙振远打圆场，大家都端起酒杯相互碰着。

酒过三巡，席面上热络起来。